

7倍双筒望远镜里那只白鹳鹤,雪绒绒的胸羽裹着颗醒目的黑色桃心,像是川久保玲的志粉。它的爪子紧紧扣在乌桕的枝上,微微侧着小脑袋,用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仔细审视乌黑粗糙的树皮,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评估。忽而见白鹳鹤猛地探颈,喙尖如银钩般刺入树皮褶皱,叼出一条扭动的毛毛虫。饱食后转动着脑袋,在叶片上来回轻轻刚蹭,擦干净喙缘,俨然慢条斯理擦拭嘴角的绅士。

我想起观鸟人老林说的话:通过望远镜看鸟给人的冲击力,是任何精彩的照片都无法传递的。

老林退休后爱在下诸湖湿地逡巡。立夏那日,他教我分辨白头鹇:开春时还像个泥团子,现在身上萌出一层橄榄绿,苔藓一样的厚茸茸。“并不是鸟儿换了新衣裳,是鲜叶、鲜果中的类胡萝卜素起了作用。”老林眼角笑出细纹,“这种由内而外的色彩变化,就是独一份的高级定制。”

在观鸟屋,我们看到一只紫背椋鸟在数十米开外啄食树莓。双手把住望远镜的老林,脊柱弯成待发的弓弦,食指搭在调焦轮上,像拆定时炸弹般屏住呼吸慢慢拧动。直到那抹钢蓝色掠过泡桐花,他砂纸般的嗓音才轻轻擦亮寂静:“别让它们察觉被注视,就像咱们被人盯着吃饭会尴尬一样。”

暮色漫过芦苇荡时,掠过湖面的朱鹀优雅地扇动着翅膀。夕照里,自由飞翔的鸟儿白里透红嵌着金丝,恍若一朵朵祥云翩翩而降。老林熟练夸赞起湿地的住客:小鸊鷉弹开的翅膀如锋利的刀片,一路扑棱划过湖面,能掀起一层亮晶晶的水皮;棕头鸦雀遇见鹰隼便压低身子,警报声细如芦笛吹出的声音;至于白喉林莺的歌谣,老林哈哈笑着谐谑,像极了辣妹组合《想要》副歌前的那个转音。

“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都爱聚在这儿。”老林弯腰拾起木栈道上的薯片渣,收进磨旧的铝盒。金属盖子开合间叮当作响,惊飞了芦苇丛里的一只冠鱼狗。“六月它们要繁育下一代,人留下来的食物,会扰乱亲鸟的养育经验。”

只是,并非所有相遇都这般温柔。那天老林在湿地公园撞见有个扛长焦相机的男人正往银杏树上钉面包虫。细钢针穿透虫体扎进树皮,用来诱惑鸟儿啄食。“不能因为想要一张好照片要了人家的命。”他冲上去攥住那人手腕,出口的厉声自己都吓了一跳。对方初还梗着脖子辩解,直到老林划拉开自己的手机,看到一张张图片,对方才无话可说:花朵般夭折在地的红喉歌鸲,血肉模糊的肠胃,白森森钢针触目惊心。老林声音暗哑:“小家伙能唱七个音阶的嗓子,最后呕出的全是血沫。”

晚风送来潮湿的草木香,望远镜里的银喉长尾山雀正在梳羽。我们退后十步,它立刻跳上我们刚站过的柳树。看着自在的山雀,老林喟叹:“六七十年代搞生产,口号是战胜自然。现在懂了,得学会当个不碍事的观众。”人与鸟的相惜之道,或许恰是这进退有度的凝视——既能让自己的目光顺着朱鹀的羽梢攀上暮色,又不惊扰它下一次振翼时,从虹膜深处漾开的粼粼波光。

相比别国读者,法兰西人民对于《小王子》的认知兴许略有不同。他们推举出这篇献给一个大人的童话,让它在战后担负起种种重任,与它本身的规模 and 主题不太相称的种种重任。法兰西民族会一再阅读它,宣说它,倚靠它,冀望以此冲淡战争失利之阴影。在分裂的世界面前,法国人重新诠释他们对“何为强大”“何为永恒”的独特见解:不是火炮和军队,而是《小王子》的诗意,将最终获胜。浪漫情调有时让人感到难拙孱弱,有时又像星光和泉水一样绵久。当初,法国在三周之内沦陷并屈服,光复巴黎的军队却操着英语,喝着可口可乐。战争动摇了民族自尊心,《小王子》能否真正改善这令人悒郁的状况?尽管它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作品。

海明威反对象征,因为对小说艺术而言,虚假的影射毫无意义。飞行员就是飞行员,小王子就是小王子,读者的会心一笑足堪传达他关于这个世界的整体领悟。长久以来,社会似乎更热衷树立作家本人的形象,好满足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需求。从《玫瑰信札》到《战争飞行员》,这些非虚构作品如此温柔而坚定,浪漫又勇敢,法国精神

仿佛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次词句层面的修复。但表现姿态本身即为恒怯之举,自我辩白距厚颜的托辞、可悲的敷衍往往只差一步。须知圣埃克絮佩里的痛苦源于爱国者之高傲与法兰西衰落现实的激烈冲突:巴黎本

该对世界负责,结果它连自己都护救不了,被蛮暴的力量贯倒在地,生灵涂炭。中国人也许从未如圣埃克絮佩里那般,面临回天乏术的绝境。穆旦选择了阌县的图书馆,野人山的种种磨难他绝口不提。

真正认识圣埃克絮佩里并非不可能。这时候,其身份不是一名作家,而是一位迎向炮火的法国飞行员。战争异常复杂,有些问题无指望仅凭理智去剖辨陈说。一九四〇年流亡美国后,圣埃克絮佩里在纽约的一家咖啡馆中创作《战争飞行员》,详述他于法国本土执行某次飞行任务的经历。他觅寻抒情而冷冽的节奏,反顾各种生活片断和细节,叙事中混入了大段关于战争、宗教、死亡乃至人类文明的议论阐发。跟《战争与和平》的情况相仿,删掉这些议论阐发也无损于作品的文学质量。然而,文学绝不是作者关注的全

部,圣埃克絮佩里客居异



旧账越翻越厚,情分越翻越薄。

乡,急需一个小小呼吸孔,找到他与法国生存下去的另一种可能性。

飞行员对战争、难民、灾劫的描述惊魂摄魄而令人赞叹。村子像崩塌的流沙城堡,攘乱拥杂的老百姓像不停流动的糖浆,犹如“一支庞大的羊群疲惫不堪地在屠宰场门口蹂躏”。穿过防空炮弹的织网,战争飞行员圣埃克絮佩里看到了目的地——火海之中的阿拉斯。“我已经掠过最前面几团烟云。我们周围仍然有金色的火箭直射上来,从下面冲破云层的肚子。云已经包围了我,还剩下最后一个窟窿,我从中看到了最后一幅画面。有那么一秒钟,阿拉斯的烈火在我眼中仿佛是夜里黑暗大殿中点燃的一盏油灯。它是一场祭祀,但价值不菲。明天它就将把一切燃尽烧光。我把阿拉斯的火作为证物带走了。”

圣埃克絮佩里不打算为失败找借口。失败就是失败,沉重的失败难以担受,足可使人一蹶不振,万念俱灰。面对一场必败的战争,执行着荒谬悖理的作战任务,以至于士兵的殒命、平民的僵毙也不过是“为了找战争看上去更像一场战争”。失败在一个爱国者看来如此丑陋,以至于圣埃克絮佩里不得不再三追询战斗的根由。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在战斗呢?”为法国,为民主,为受难的大陆,为世界文明……统统站不住脚,必败的战争显然对它们毫无帮助。圣埃克絮佩里因美国推卸责任而感到不满,法国无力抗拒德国的现实更令其思想充满了矛盾。他有如一位纯洁的教士,走过衣衫褴褛的冷漠人群,呼吁他那集体之爱的宗教。黄昏他是歌者,此外他是公民和战争飞行员。他所强调的自愿自发精神未曾在普遍意义上真正实现。死亡任务结束了,圣埃克絮佩里终究在一个清冷的凌晨撤离法国,从地狱归来使他有权这样说:投入一场必败的战争,是为胜利埋下种子。

无论战争出于什么原因,它需要获胜,而不需要失败者伤心惨目的哀容。“失败者应当沉默,就像种子。”圣埃克絮佩里直到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行,才道出了这个看似简单的坚强结论。



七夕会

日前与著名美国古琴家唐世璋(John Thompson)先生并几位学友登山探访香港最古老的佛寺青山禅院。此处也因为李小龙曾拍摄《龙争虎斗》等电影而闻名于海外游客,常有李小龙粉丝远道而来。我们在林荫掩映之下信步而行,见禅院山门前矗立一座牌楼,正面横匾上书“香海名山”四字。走进禅院,于平台凭栏远眺,能够望见香港维多利亚港那边的喧嚣都市剪影,也能看到深圳湾前海一带如同科幻电影场景一般的高楼林立。山下车水马龙,但在距离过滤之下,喧嚣全无,似乎在看一部被消音的电影。此情此景实在令人难忘。几位学友聊天,说到此处静谧,似乎也适合抚琴操缦。可惜没有带上乐器,但无声之处,听风声树影,鸟鸣花落,也别有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意趣。学习古琴,如同修禅,需要静心定性,才能通过琴韵,从外之内,天人合一。唐先生也正是为此才从热闹的都市搬到离岛长洲,一住下来便是四十年,在港组织亚洲艺术节,宣扬丝弦古琴,专心打谱,成为此地一道中西交流的风景。五月底便是他八十八寿辰,他选择回港庆祝,也是雅事一桩。

在这个充满禅意的场所,我们开始探讨何谓音乐?因何而乐?《乐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段话说的是人类如何运用声音、建构和谐乐曲、运用乐器演奏,从而表达不同情感的过程。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情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一首乐曲能够打动人心,听者就会觉得这是美妙音乐,反之,只会觉得是聒噪之声。英文中也有这样一个表达:It's music to my ears,说的就是听到自己心悅的消息,就好比听到音乐一般。

音乐家的听觉,往往比常人灵敏。制作音乐的过程,尤其需要消除噪音。但在音乐和噪音之间,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寂静无声”。20世纪最具争议的先锋派大师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有一首著名的作品,名为《4分33秒》,就是时长4分33秒的寂静无声。我们谈到凯奇创作这首作品的灵感,他在其著作《静默》中记载自己1951年探访哈佛大学消音室的过程。凯奇以为自己进去之后会体验到绝对的静默,但在进去之后,才发现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消音室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房间,主要用于控制、减少或消除声音的传播,以提供一个低噪音或无回声的声学环境。日前笔者也有幸和学友们受邀参观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声学实验室,于无声处听心声。实验室负责人、建筑学院邱教授告诉我们,如果在那里工作超过45分钟,就会听到自己心脏甚至其他器官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在其间稍事冥想,体会到了逐渐与身体建立连接,聆听自己心跳的重要。

谈得畅快,静坐片刻,徐步下山,都市交通人声逐渐充盈耳间,但因神清气爽,似乎外间噪音也变成了天地间和谐的共奏。或者,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来自我们的心间。

于无声处听心声

没了我会追赶不上父亲。

一个星期天下午,父母要去大伯家,偏偏周一是几何测验,我要复习。两个人走了一阵,母亲回来了。我很诧异:“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母亲气呼呼地说:“老头子走丢了,去不了了!”我笑嘻嘻地说:“从铁路东到铁路西,从西新街的小弄堂穿过去最多才一站

路。你又不是第一次去大伯家。”母亲回答:“除了买菜,只要一出家门,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从来都是跟着老头子走,自己根本不看路也记不得路!”听了此话,我扔掉手中的圆规,笑瘫了。她不说老爸走丢了,反过来却说把老头子走丢了。

老头子走丢了

俞鸿虎

六·一儿童节,谈个与儿童有关的字“幼”。幼,从幺从力,先分开解析。《说文解字》:“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凡幺之属皆从幺。”白话文:幺,细小。字形像婴儿刚出生的样子。所有与幺相关的字,都采用“幺”作偏旁。《说文》编著者没有见过甲骨文,他的解析是臆想的。幺(图一),甲文字形是丝的一半,实“糸”的初文,造字本义:一根或一束细丝为幺(午的甲文与幺属于同形别源,声意殊异),两束或一组丝缕为“丝”。文字演变看,幼中的幺不是初生之形说而是束细丝,因为从汉字演绎的历史可以付度推断,甲骨文虽被湮灭数千载,但它的基因不会完全消失,而是已留存于汉字的躯体中。

我国的养蚕业及火烤蚕丝加工技术在商代已很成熟,甲文的“幽”表示火苗熏黑了“幺”,于是

“幺”在商代就指深暗的颜色,西周时期“幺”字表示深黑色。黑的幺带出丝线与染色工艺相关。东周晚期“幺”分化出“玄”字,上面的“一”形是丝线结头。千百年来“玄”字表示深黑深红等深暗的颜色没变。黑暗看起来深不可测,玄遂引出深奥模糊玄妙之意。

幺为小,至今多子女家庭中最小一个孩子可叫老幺,保留了甲文原始语义。幺也为小数目1的一个读音,避免与7的读音听混。玄又为绳(幺的衍义)悬挂物体的悬之古字。力,定义为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使物体获得加速度和发生形变的外因。如此奥理,先人用两画的“力”表达,此字始见于殷商甲骨文(图二),学界一般识定,力是原始的农具耒形,用耒耕作需有力,故引申为气力的力。

力字由力量又特指体力劳作,引申表示力量,汉字“男”即男人持耒(力)在田间劳作。又引申泛指一般的能力、效能。用作动词,表示尽力去做。力是汉字部首之一,凡与力气、力量有关的字基本

从力,如:勤、勉、助、劳、动等。我潜精研思后理据重构,认为在甲骨文中,力不仅表示一种耕地的农具耒,也是手臂与手的形状,操作农具耒的关键需臂与手同时发力,金文力(图三)字体更倾向此形。先人造字应该出于两个角度。因此力属农具耒之力与臂手形之力共形。

现在再来谈么力组装出的“幼”(图四,甲文)。有学者认为幼中“力”,依然指农具耒,表示幼童力气小不能操作农具耒,此说推不

出幼童力气小的论断。我认为幼之力还是手与手臂的形状,手与手臂有了么的“注释”才表示是力气小的幼童肢体。王筠《段注笺》:“幼从力从么,言其力微也。”于是幼童力气小有了“年少”衍义。《说文解字》幼:“少也。从么从力。”《说文》的“年少”义是将衍义训为本义了。

有幼的成语不少:扶老携幼、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其中“黄绢幼妇”需要导读一下,这是二字隐语:黄绢指色丝,是绝字;幼妇指少女,是妙字。出自《世说新语·捷悟》。还有出自战国孟子的八字成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涵: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家的孩子。祈愿在明媚的阳光下,祖国可爱的幼童会像春天幼苗一样茁壮成长。

图一 幺(甲文) 图二 力(甲文) 图三 力(金文) 图四 幼(甲文)